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明談孺木著
東林雜俎

第一冊

進步書局校印

東坡先生集

卷之四

東坡先生集
卷之四
雜著
雜著

明談孺木著

叢林雜俎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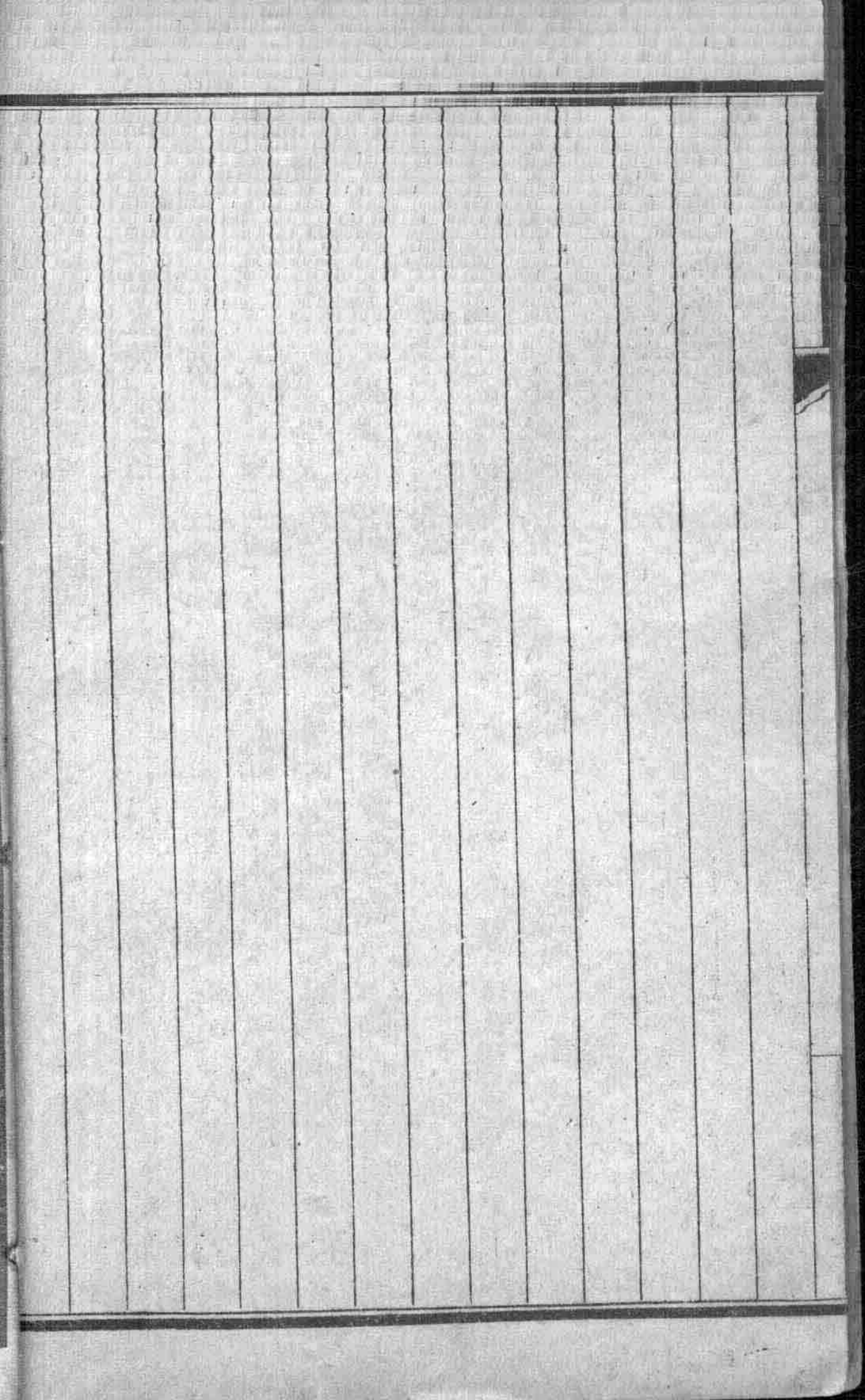
東林雜俎提要

此書為明末鹽官談遷所著卷凡六曰智仁聖義中
和去綱十八子目一千三百有奇都數十萬言上自
朝章逸典下至妖異叢綴無不畢具尤於有明一代
陰陽消長賢佞取舍三致意焉蓋當鼎革之際銅駝
荆棘燕子春燈隱痛之深非一日矣作者抱良史才
其為當時張陽城高膠州二公所賞者豈徒此區區
小品歟然即以此小品論亦足以饜飫後學於無涯書
名東林雜俎蓋從其避兵之地以名之云

序

談子孺木有書癖其在記室見載籍相餉輒色然喜或書至猥誕亦過目始釋故多
所採摭時於坐聆塗聽稍可涉筆者無一輕寘也銖而積寸而累故稱雜焉其義自
大易雜卦始予嘗手其書而悲之以彼其勤脫佐鄴侯之側游茂先之旁漁獵羣秘
領畧要眇何至觀書於市有目不得下有舌不敢吐乎哉今雖偏載瑣述未適於用
而展卷澄鮮筆飽墨瑩誠說林之發弧也惜天限孺木朝不謀夕足跡未及燕而今
已矣三輔黃圖之盛東京夢華之思孺木即有意乎亦安所措翰也悲夫時崇禎甲
申九月既望膠東高弘圖題於白門公署

舊藁二帙高相國序後歲有增定太傅西州之慟不止羊曇山陽鄰笛之哀矣矧
向秀哉因錄原序技泪識其末江左遺民跋



國權自序並凡例

亦左氏曰。明興垂三百載。治駸駸日以盛。而史事則學士家猶避言之。本天金匱之藏。每乘輿代興。則詞臣雲集。而從事既奏。竣局之秘閣。即薦紳先生不得一日就周秦以來。史臣有專職。亦有專述。故其官與業。交相勸也。

明之史臣夥矣。大概備經筵侍從。既奪名山之晷。而前後有所編摩。俱奉尺一。其官如聚偶。其議如築舍。非正三公而埒八座者。不得秉如椽焉。且明初史館布衣亦尚與壇坫之末。其後非公車不敢望。又其後館閣有專屬。即公車之雋。或才如班固。未始以概進也。噫。明之于功令。斷斷甚矣。故史日益以偷。垂三百載。而無敢以左是應者。神宗時。陳文憲銳意于史。而史竟烏有。雖文憲不克襄事。脫幸而史。恐不堪為唐宋六朝役。何論雁行也。計其時。瑯琊新都雲杜二三君子。足任鞭弭。而曾不一收澣勃之用。又曷史哉。故史至明。遂以秘而釀隘。泌陽之儉險也。而史江陵之嚴刻也。而史楊文貞董文簡之偏忤也。而史史之權不有所敬。則有所避。蓋棺事定。革除事已。蕩為飄風。冷塵滅沒。半不可問。而周之頑民。所脫然刷洗者。十一耳。永陵議禮至于今。甲可乙否。聚訟之古。敝而猶新。此將何以衷之也。口定慶實錄告成。俄而

在事諸臣。半削籍。甚則投環謝世。以國家忠厚鴻龐。昌言無忌諱。而千載上腐形餘。讓高龍及人。史不亦可畏哉。然則今之史。拘忌文法。挂枝耳目。盲之誣。淑之短。赤之。俗不但爾爾。江左前史。出一家。唐太宗命諸臣為晉史。始割綴而不適于一。永叔為五代史。則著。為新唐書。則不甚著。天下事成於獨而散于同。比比是也。明作者非一人。繁簡子奪之間。失得相半。鄭端簡號為博雅。有其學矣。惜非其才。北地才而不史。鄉鄰欲史而隱忍以沒。又其初皆不踐承明之廬。雲杜寄徑非久。遂老簿書錢穀間。史才難得。亦難失。當宁或任耳不復任目。則雖能史者。有推謝規避。疇以身為射的。豈故子竊感明史而痛之。屢欲振筆。輒自慙怒。臂不敢稱述。間窺諸家編年。於譌陋。唐元都妄有所損益。閱數歲。哀然成帙。不遂灰棄。舉而薦之鉛槧。笑古人之未亡。忘已事之已杜諒哉。雖然。塵飯塗羹。戲之云爾。持以質大君子之門。方土龍弱狗之不。若何。況乎綿最也。

壬辰丙寅三月朔。談遷書於棗林之容膝軒。

此丙寅舊稿。嗣更增定。觸事悽咽。續以崇禎弘光兩朝。而序仍之。終當覆瓿。聊識於後。遷又跋。

國權義例

橫木水上曰權。漢帝主權商稅。今以權史義無所長短也。事辭道法。句權而字衡。之大抵寧潔毋靡。寧塞毋猥。寧裁毋贅。若亥豕之訛。雌黃之口。尤其慎旃。不敢恣臆於百鍊之下。

宣尼又言文勝質則史。柱下之藏。早見其端。然純任夫質。不免園冊。即斷爛朝報耳。文獻足徵。則闕疑傳信。學識以濟其才。亦千古存質之意。實錄外野史家狀。汗牛充棟。不勝數矣。往往甲涇乙渭。左軒右輊。若事鮮全瑜。人寡完璧。其何塗之從。曰人與書當參觀也。其人而賢。書多可採。否則間徵一二。毋或輕徇。

國初沿宋元之習。文多弱蔓。弘正間漸尚氣格。而叙事之文猶故也。章奏最繁。無不讀。輒不易竟。故十汰其九。鍊年鍛月。薄有去留。

司馬子長於漢初。曰沛公。曰漢王。據實以書。後人或概從帝號。頗乖其素。今特如本稱。庶明履歷。

國初如漢陳友諒。吳張士誠。夏明玉珍之類。或書入寇。云偽漢。偽吳。偽夏。大非孝陵逐鹿之意。秦初未嘗臣六國。漢初未嘗抑西楚也。孝陵詔勅。不諱為元民。而諸家輒

以威敗責一時敵國得毋早計。

建置改創始必書。如改郡縣設官司通朝貢行封拜肇工作定禮樂正賦役開科貢頒詔令例宜書。除官惟賢奸之有繫於國者及閣部院則書。餘不盡述。諸王勲戚文武三品以上薨卒得書。其賢士大夫雖庶賤德業流聞者不敢遺也。赦文儀注節取聖宗金錄至諸書考証諸人評隲採其確數者災祥寇戎尤不厭詳矣。

昔人論春秋書法如六鷁退飛過宋都謂人仰觀見為六物察之知為鷁而退飛極望知其過宋都蓋先得數次得物次得地也。隕石于宋五謂見有隕自天者察之石也其地為宋而數之為五蓋先有觀次得物次得地而後得數也。句不數字盡俯仰之情態真聖人化工之筆。宋初穆修張景銳志古文嘗侍朝東華門適奔馬踐黃犬馳因各紀其事穆曰馬逸有黃犬遭蹄而斃張曰有犬死奔馬之下穆語大拙張較工而漏犬之色則麟筆豈易擬哉。意氣鉞遠矣。穆修張景竊在季孟之間天啟辛酉值內艱請陳述通紀陋之私自筆錄漸採漸廣且六易稿彙至卷百丁亥八月盜賊其疆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殫矣居恒借人書綴集二十餘年雖盡失之未敢廢也。雖延百里之外偏考羣籍歸本於實錄其實錄歸安唐氏為善本。楊李沈氏武塘錢

氏稍略焉。冰毫汗璽。又若干歲。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劍。予病類之矣。江左遺民談遷孺木識。

附錄喻叔虞國權原序

取二百四十年之間七十二君之所行事。斷以一人之論。以成一家之言者。春秋也。春秋者。孔子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故官秩不隸於柱下。筆札不給於蘭臺。版冊不藏於天府。春秋者。野史之犧象也。迨雲不待合而雨。河不北趨而南。天地變而戎猾夏。天乃興秦以廢古。書籍則火。孰敢搖筆而治丹鉛。腹誹則誅。孰敢張口而談國事。漢興初尚樸園。天又不終廢古。而後稍任經術。於是司馬遷班固之徒。世其官。而西漢有史。其後皆以異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國之才。而參他國之志。然亦必稽當時稗官說家之言。以為張本。孫盛以枋頭受嚇。崔浩以謗國罹禍。則亦秦之餘猛矣。又安冀國有信史哉。史失則求諸野。則野史之不可已也久矣。殆亦天之所必存。以留是非之權於萬世者也。三代而後。國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於今日者。然見聞或失之疏。體裁或失之偏。紀載或失之略。如椽闕焉。鹽官談孺木。乃集海鹽武進豐城太倉臨朐

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為一編。曰國權。予偶游海上。受而卒
讀之。其志則在春秋。觀其法則在綱目。取二百六十年之中。十有六朝之所行事。
開國中興之烈。守成累洽之休。大政大權。臚記眉列。赫焉侈矣。洵一代之鴻業也。
夫以木橫水曰權。若端木之所採輯。鉅纖畢收。久近並綜。誠哉權而取之。諸家無
遺言矣。端木以帖括之暇。而効為朱墨本。蓋良史才。亦由識朗而學瞻。故能成其
大志。與今經五出子者四。而史居其二。書之謨則言治而不言亂。訓誥則言治而
不言亂。春秋則言亂而不言治矣。若我明之世。質之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愧我
明之法。防諸奸臣賊子之亂。而最嚴千古。邽隆之盛。天用古以興我明也。宜
撰木國權。足以兼尚書春秋之盛事矣。尤天所必存之書也。異日者。端木得載筆
而并木天。以文墨事天子。大書特書。其賢於龍門扶風遠矣。是編且獻而藏之金
匱石室間。野史云乎哉。宗禎庚午正月。新建友弟喻應益撰。

附錄黃州談君墓表

君諱內名。遷字端木。海寧縣人。初為諸生。不屑場屋之辟。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
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為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

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沙陽又多醜。正仲熹之載筆者。皆官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遷荒。皇成烈愍。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之邸報。補其闕文。成書名曰國權。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叙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為已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家。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為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辨。權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為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為通鑑之目。奈何今之

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
一代盛衰之始終。徒藉殘書數本。談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
最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為□□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
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為按實編年。不銜
五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子祺。
求子表。墓余表無溢辭。亦史法也。

附錄朱竹垞靜志居詩話

趙鼎字子見。呂公著字晦叔。東坡字子瞻。鉤寶訓博稽諸家撰述。於萬曆後
大譚號為國權。中年燬于火。乃復沉思強記。覆閱羣書。詢之故老。墨枯筆飛。饑不
及餐。晚克成編。南都議上。景皇帝廟號曰代宗。一時以為當。仲木獨以為非。有答
友人五言辭。雖未工。有闕典故。特錄之。詩云。成周作謚法。大小行乃傳。公旦暨師
望。肇制自聖賢。相古后皇陵。南郊必稱天。易名典克慎。叙法宜精專。漢後避帝諱。
臨文罕拘牽。唐以代易世。宋以真易玄。其文雖或殊。其義則一焉。景皇承大業。即
臨凡七年。多難固邦國。文武要略全。屢遣奉迎使。事无禮罔愆。及乎裕陵返。黃離

位南偏初非因堯城奪門言何譎梁瑤策始建張懋冊用宣廟號猶未備何以垂
簡編禮臣失不學代乃居世先相越僅五世文義詎可沿謚說十五家東禮思不
然盈廷以為是橫議臣談遷

許公故廟碑記

邑人談遷

翳我鹽官。有忠節許公。殉睢陽。以障江淮。輕七尺。以安祖廟。生致東都。畢命偃師。在至德二載之十月。旬日賊遁。反葬故里。楊園村。田叔和云。葬洛塘南。意其時馬賊。塞封。蘋藻修潔。寧惟三尺之土已也。宜有廟而掌故失載。臨安志云。雙廟在縣西。縣今思之。洛塘故廟。因雙廟而故也。至德二載。迄唐末百四十年。安有曠代之久。墟墓生哀。不廟貌其間乎。初。專祀公無疑。第安石之白碑未勒。申胥之祠額易訛。于是燼燈未滅。頓值沈彬。武庫方營。遽真樗里。悲哉乎。後之人眈眈焉。攘竊寸尺。寧能追禁忠魂。仰安貞魄。全東平之塚樹。表太師之泉臺哉。猶未已也。併古廟而佚之。視若下鬼。夸于叢祠。名實俱喪。肝蠻亡聞。僅附公于右。沿流忘源如此。吾未知其可也。還獲稱鄉人。私淑千載之下。俛仰往蹟。幸釐正其事。以歸之我公云。

又跋云。縣志故廟失載。歸其重于雙廟也。今廟又祀劉文龍。謂廟成于文龍。許氏不敢忘德。第以溷睢陽。非立廟本意。